

# [ 踩在黃金上 ]

文——許林 攝影——劉博彥



玉里，在花蓮的開發史上，原本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窮山惡水地，自從金針種植成功之後，扭轉了它的命運。

講到玉里金針史，可真是一部錯綜複雜的血淚剪輯，除了颶風定期的光臨，早期不諳律法的開墾者，往往在墾地時燒草伐木，造成日後與林務局官司纏訟不斷的局面。

玉里的墾拓，需從日據時代說起。

## [ 玉里墾荒源起 ]

當初日本人有意建設花蓮，卻苦無人願意前來墾地，所以日本人在西部大肆鼓吹，凡因票據、殺人、詐欺、越獄、偷竊……等種種刑案在身者，如果願意到花蓮參與土地的開發，對於所犯的罪行，都可以申請大赦不咎。

玉里的第一批拓荒者，帶著洗心革面的態度，尋求生命的轉捩點。

他們開荒拓土，栽種鳳梨、甘藷，並和日本人合作，培植僅上貢天皇食用的「吉野米」，連續幾年不錯的收成，他們在東部的故事、事蹟，也隨商賈的往來傳回了西部的故鄉。

中央山脈依舊蔥蘢蒼鬱，巖嶺聳峙的碧峰，仍然阻隔東、西部。在長久不變的凝定時光裡，歷史的焦距，拉到民國四十八年的八月七號。

一個水災打斷了天倫美夢，破除許多農民以為這輩子，可以老死在西部的單純夢想。他們眼睜睜地看著，風暴帶來狂潮，沖走維持生計的田疇。水患稍息，他們組隊巡視著，觸目所及，都是被欺凌蹂躪過的大地，農民只能無助的捶胸頓足、望江悲慟。

## [ 災民希望的玉里 ]

玉里的第二批拓荒者，想起了傳聞中的東部有良壤美田，帶著被八七水災橫虐後的癡喪，尋求生存的翻口地。

他們攜家帶眷來到玉里，卻發現實情並不如傳說中的美好。原由無二，因為好地點的田地，早已被第一批勞動者選走，所以他們只能另覓他處，或者往山上開發。

沒有馬路、沒有水電、沒有通訊，披荆闢路上山的農民，用幾叢菅芒纏綁鋪在枯木上，就成屋頂，幾團黃土和水曬乾，堆砌之後就是牆壁，他們終於有了暫可遮陽避風的家。農夫們向「林班地」承租山坡林，從杉、麻竹、玉米、芋頭等經濟作物種起，但是成效都不彰。幾年下來，連基本的溫飽都成問題，為了不讓胼手胝足的精神化灰煙滅，他們聚集商討生計之道。

## [ 金針花海 ]

民國五十四年，首先嘗試在玉里山上，種植金針的黃振朝老先生表示，第一年收成三十斤，全數售出之後，稍微改善了家中的經濟。不過，這也是一份靠天吃飯的行業，金針產期在每年八至九月間，採收後經須殺菁、燻蒸、日曬、乾燥的程序，唯此時段正值颶風季節，採收的風險也就相對提高。早年沒有烘焙的經驗，全靠日光來做乾燥，所以往往採收前、曝曬時來個颶風豪雨，所有的心血就付諸東流。隨著種植經驗的累積，黃家「看天」的功夫更臻至極，所以金針就種的愈來愈好，市場上還曾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。而後，大批農民的跟進與改良，玉里便成了全省金針最大宗的產地。

感謝花東供電區營運處張運科股長，驅車載我造訪玉里。下山時看著逶迤沿山的金針山，被風揚起一陣又一陣的綠浪，誰料得到這片三十年前雜木叢生、荒蕪蔓草、瘴癘穿梭的貧瘠地，經歷先人揮汗成雨的種植，如今才得以鋪上黃金的耀眼作物。我回頭默默的望著一棵已飛逝眼簾的大樹，伴著飛升的入雲的思想，突然之間，我嗅到了一股來自土地的沁人心脾芳韻……。